

# 阿富汗与美国“大中亚计划”评析

李 捷      杨 恕

**内容提要** 美国提出的“大中亚计划”，是要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企图通过在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参与的新的地区组合，以此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谋求美国的霸权。但是，实施这一计划将存在诸多困难，不仅阿富汗难以承担重任，中亚国家整合度有限，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的合作同样非常有限，而且中、俄两国的态度也将大大削弱计划的有效展开。

**关键词** 美国 “大中亚计划” 阿富汗 上海合作组织

**作者简介** 李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研究生（兰州 730000）；杨恕，教授、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兰州 730000）。

急进式的“颜色革命”并没有实现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中亚与美国关系降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中国关系稳步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水平不断提高，都令美国感到紧张。2005年，对中亚政策一再受挫的美国又提出“大中亚计划”，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

## “大中亚计划”的提出

2005年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外交》杂志第4期发表题为《与中亚的伙伴关系》的文章，其中提出了关于“大中亚计划”的设想。文章认为，美国应加大经济、民主和人权的影响力度，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来解决问题。斯塔尔描绘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阿富汗为中心，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与的“大中亚地区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计划”（“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简称“大中亚计划”）。其主要思路是以美国对阿富汗局势的控制为契机，通过在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中亚和南亚合并为新的地区组合，以此谋求和实现美国在该区域的利益。文章疾呼：“在阿富汗和中亚，美国处在一个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的十字路口。美国如果选择漠不关心或被动接受，代价将是巨大的。阿富汗的局面将倒退，并重新变为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地。中亚其他国家要么被拖进毁灭的旋涡，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庇护，最有可能投入俄罗斯或中国的怀抱。”<sup>1</sup>

美国政府很快就认同了斯塔尔的上述观点，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来研究与实施。2005年10月，美国国务院重组机构，将南亚司与中亚司合并。2006年4月25～26日，美国国会举行了以“大中亚计划”为核心议题的听证会。美国助理国务卿包润石在听证会上说：“南亚和中亚应被作为一个

<sup>1</sup> 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4, No. 4, July/August 2005.

整体对待。除了文化和历史渊源外，我国 21 世纪的重大政策目标——如赢得反恐战争胜利、寻找能源来源、通过经济合作实现繁荣，以及运用民主机会等——与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十分重要；地处这个地区中心的阿富汗可以成为连接南亚和中亚的桥梁，而不是将它们分隔开的障碍。”<sup>①</sup> 同月，美国牵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办了“大中亚伙伴关系、贸易和发展”国际会议，有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代表参加。2006 年 5 月中旬，美国牵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中亚毒品与安全问题”国际会议。同年 6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举行前夕，美国同阿富汗、阿塞拜疆、土耳其等中亚和西亚国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所谓“大中亚国家代表会议”，讨论该地区的经济问题，企图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大中亚计划”的实施。据悉，这些会议都由美国主导举行，且拒绝邀请中、俄派代表参加。<sup>④</sup> 这一切说明，美国的“大中亚计划”不仅已经出笼，而且已成为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开始步入实施阶段。此计划的主要目的不仅企图以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诱饵，将中亚国家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且企图分化、肢解上海合作组织，拉远中亚国家同中、俄两国的联系，更欲削弱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使中亚国家倒向美国，以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板块。<sup>④</sup>

## “大中亚计划”的主要内容及其意图

### （一）以阿富汗为中心

“大中亚计划”设想以阿富汗为中心，首先把阿富汗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家，并使之成为连接中亚与南亚的纽带和样板，以推动“大中亚”地区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斯塔尔文章《与中亚的伙伴关系》认为，在“大中亚计划”中，首先应该对中心阿富汗的安全、治理、民主和权利、经济、交通和贸易、农业、反毒品，以及文教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重建与改造。美国国务卿赖斯在 2006 年 1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贸易将帮助阿富汗及其邻国摆脱经济边缘化状态，转而成为新经济区——大中亚区域的中心。”

阿富汗是连接中亚和南亚的重要通道，但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地位长期为国际社会所忽视，为什么现在美国要以阿富汗为中心实施“大中亚计划”呢？很显然，是因为阿富汗已经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所占领和控制，它已经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据点。以阿富汗为中心来建立“大中亚”地区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无疑能保证美国的主导地位。

### （二）整合中亚与南亚，构筑统一的地缘政治区划

“大中亚计划”设想将中亚与南亚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新的地区组合。中亚五国作为原苏联的后院，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与中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双方合作水平日益提高。而美国则是利用反恐为借口勉强进入了中亚地区。但是由于美国与中亚国家缺乏合作经验与互信的传统，而且美国在中亚地区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态势引起了一些国家反感，因而美国势力在中亚的扩张明显受阻，在与中、俄的竞争中更是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中亚与南亚整合起来，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甚至把西亚的土耳其拉进来，既可以利用与巴基斯坦、印度的关系增加自身在处理中亚事务中的筹码，使美国在大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更容易得到实施；又可以利用中亚资源南下出口的路径选择，进一步介入南亚事务，谋求美国在大中亚地区的主导权。

（三）以经济拉拢促进对中亚国家的民主攻势，使中亚政治、经济、能源市场南移，减少对中、俄的依赖

<sup>①</sup> [美国] 包润石：《南亚和中亚》，美国参考网站，<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ps/0906/ipc/seca.htm>。

<sup>④</sup> 参见王正泉：《美国提出“大中亚计划”旨在与上海合作组织抗衡》<http://www.qianlong.com/>，2006 年 10 月 30 日。

<sup>④</sup> 参见孟祥青、潘晓颖：《2006 年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载《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12 期，第 40 页。

美国在中亚积极推进的颜色革命并未达到使中亚国家政府亲美的目的，政治颠覆方式的失败，使美国政府开始寻求渐进式民主渗透的方法。美国利用中亚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状况，打出了贸易牌，以推动对中亚地区的民主攻势。美国助理国务卿包润石表示，“促进南亚和中亚地区内部以及彼此间在诸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一项重要议程。我们正在促进中亚与阿富汗的天然伙伴关系，并且挖掘跨境贸易及商务的巨大潜力”<sup>1</sup>。美国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促使中亚国家实行“南向选择”，使中亚国家的对外战略重心从与中、俄的合作转向与美国和南亚国家的合作，把中亚从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割离，减少中亚对中、俄的依赖。正如斯塔尔所言，“对中亚国家来说，‘大中亚计划’将扩大同南面国家的联系，摆脱俄罗斯对中亚出口商品，如油气，电力，棉花的垄断”<sup>④</sup>。

#### （四）吸引周边国家加入“大中亚计划”，以抗衡、肢解上海合作组织，削弱中、俄的影响

中亚五国与中、俄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有共同需求，在以中、俄为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各国相互间的合作日益加强。与之相应的是，中、俄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现在，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都被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而美国要求成为观察员国的申请则受到拒绝。美国为避免在中亚地区受到孤立和边缘化，于是提出“大中亚计划”，试图肢解上海合作组织，拉远中亚国家同中、俄的联系。如前所述，美国在中亚地区提出“南向选择”的目的，就是要以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诱饵，将中亚从后苏联空间中分离出来，使中亚国家的对外战略重心由与俄、中的伙伴关系转向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改变中亚地区长期作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状态，逐步确立美国在中亚、南亚这一新板块上的主导权。同时，美国大力拉近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上海合作组织非正式成员国的关系，无疑是为了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吸引力。

## “大中亚计划”的困境

### （一）主要成员国的困难

1. 阿富汗难当重任。阿富汗是典型的“虚弱国家”，虽然靠外力勉强结束了20多年的战乱，但是北约联军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分子在阿富汗的战斗仍未停息，而阿富汗新政府尚未完全建立自己的军队；多年战乱，使原本就落后的阿富汗经济彻底崩溃，恢复和重建仍严重靠外部救助；历史上几乎没有建立过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阿富汗，其新政府依旧难以解决固有的中央与地方、民族、宗教等矛盾。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干涉，即使有美国撑腰，阿富汗仍难以成为大中亚的枢纽和中心。

在安全方面，塔利班虽然失去了政权，基地组织也受到了重创，但其组织并未彻底瓦解，随着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美军作战中心的转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重新集结，卷土重来，展开新的攻势。截止到2006年9月底，2006年阿富汗各类冲突和袭击已造成23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前几年的总死亡人数。驻阿富汗北约盟军指挥官坦陈，北约部队正在经历“困难时期”，他预计打击塔利班的行动将会再持续3~5年。<sup>④</sup>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势力不被彻底肃清，阿富汗就很难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虽然面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强大的军事压力，阿富汗目前还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国家军队，截至2005年9月，重建的阿富汗政府军只有2.6万人，警力为5万人。<sup>¼</sup>而且目前所谓的政府军不过是各派军阀领导的民兵武装，它们并不效忠中央政府，不同民族的民兵武装派别为了各自的利益更常常是兵戎相见。因此，如何及时建立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军队，解除并妥善安置各地现有的民兵武装，是卡尔扎伊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sup>½</sup>否则，一旦北约联军不愿再为阿富汗政府提

<sup>1</sup> [美国]包润石：前引文。

<sup>④</sup> S. Frederick Starr op cit

<sup>④</sup> 参见孟祥青、潘晓颖：前引文，第40页。

<sup>¼</sup> 方金英：《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第49页。

<sup>½</sup> 参见曹卫国：《阿富汗艰难复兴路》，载《瞭望》，2003年，第33期，第55页。

供安全保障，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将更难控制。

经济方面，经历 20 多年战乱的阿富汗经济已完全崩溃。据世界银行统计，在阿富汗有 800 万人依赖食品救济，500 万人背井离乡。阿富汗无正规的中央银行、财政、预算、税收、海关和司法，更无完整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电力、邮电等系统。可以说，阿富汗问题堆积如山，工厂倒闭，农业每况愈下，已成为“世界上最穷苦的国家”<sup>1</sup>。面对严峻的形势，阿富汗新政府的财政却严重匮乏。天灾人祸使阿富汗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很难有足够资金用于恢复国内经济建设。而地方并不完全听命于新政府，特别是在利益问题上寸步不让，各省的税收大都被军阀们截留，纳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资金支持，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它们在几次援助阿富汗国际会议上承诺的许多资金根本没有到位。政府财政拮据，不仅使重建工作无法有效开展，还造成了经济畸形发展。全国许多人口只得靠种植罂粟等毒品维持生计。据阿富汗重建与评估机构（AREU）研究，2006 年约 40 万农户从事罂粟种植，1/10 的人口参与其中。<sup>④</sup> 战争破坏了阿富汗的农业基础设施，罂粟成了短期内获利最丰的作物。毒品生产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危害。毒品经济不仅是塔利班主要的经济来源，还导致了公务员系统严重的腐败。但是根除毒品经济绝非易事，专家建议阿富汗合法经济在今后许多年里必须保持 9% 的年增长率，必须使农民种上合法作物，这需要修复灌溉渠，引进新作物品种，建设道路网，向农民提供短期信贷。但就阿富汗目前的条件和境遇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sup>④</sup> 即使阿富汗得以重建，毒品经济被清除，阿富汗的地理状况和恶劣的道路交通也无法胜任作为“大中亚计划”的枢纽和中心、通过发展交通和贸易整合中亚与南亚的重任。阿富汗的地形甚为恶劣，全国被兴都库什山脉自瓦罕走廊和帕米尔高原蜿蜒而下一分为二。这些山脉在喀布尔周边地区的平均高度达 4 500~6 000 米，东北部的一些山峰甚至高达 7 500 米。在阿富汗中部地区，兴都库什山脉绵延至哈扎拉贾特高原，而该高原向西延伸至与伊朗相邻的西部沙漠地区。尽管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哈扎拉贾特高原均有多处山口，然而严冬与过高的海拔又加大了通行的困难。阿富汗基本没有铁路，境内只有一条主要公路——“环形公路”，它从西北的图尔贡向南经坎大哈，东北至喀布尔，然后到达马扎里沙里夫。由于连年战乱和重建资金的严重匮乏，这条公路早已破损不堪。<sup>1/4</sup> 20 多年的战争彻底摧毁了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数十年游离于国际和地区经济之外使阿富汗失去了与外部经济的交流机会，恶劣的地理和交通状况进一步限制了阿富汗与外部的交流，阿富汗是本地区最不发达的国家，因此，它根本不具备短期内从兴旺的地区贸易中获益的条件。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恶化，不仅缘于塔利班死灰复燃，更是因为过去四年阿富汗绝大多数民众由于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憧憬正渐渐被失望所代替，他们转而支持塔利班。

政治社会方面，阿富汗民族众多，且矛盾错综复杂。其国民首先以民族和语言为界线划分，同时宗派、部落与种族分歧广泛存在，而所有这些又都因人口在国内不同地区的空间分布而加剧。民族问题不仅贯穿于阿富汗历史的始终，随着阿富汗冲突久拖不决，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化，因为各个群体之间的结盟关系越来越以种族、民族和语言或宗派上的差异为基础。<sup>1/2</sup> 而且由于阿富汗主要族群的跨国性，阿富汗民族冲突又深深地打上了邻国的烙印。在阿富汗割据的诸侯中，杜斯塔姆的派别与乌兹别克斯坦有合作的传统，与土耳其关系也较密切；而国防部长法希姆在地方的塔吉克“兄弟”则与塔吉克斯坦，甚至与俄罗斯早就建立了关系；西部的什叶派武装和伊朗的关系也是牢不可破的；南方的普什图族仍要以巴基斯坦、美国为靠山。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军阀们有恃无恐，动辄以武力相威

<sup>1</sup> 孙壮志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42 页。

④ 方金英：前引文，第 55 页。

④ 参见同上。

<sup>1/4</sup> 参见 [美国] 拉里·古德逊著，方薇等译：《阿富汗：永不休止的战争》，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 页。

<sup>1/2</sup> 同上书，第 265 页。

胁。<sup>1</sup> 只要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不能化解，它的邻国继续追求纯粹从民族主义出发进行解释的地区利益，阿富汗内战和国家的继续破碎还会拖下去。而这些争斗不仅延误了阿富汗重建基础设施和重振经济的工作，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阿富汗长期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这也是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对族的效忠是阿富汗社会体系建立的基础，如果政府试图强制执行的法律有悖于族的社会准则，尤其宗教统治集团也反对时，就很有可能会遭到暴力反抗。由此产生的并因存在深刻的民族语言与部落分歧而恶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将国家和社会明显地分离开来。部族政治的结果是，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并不把进入中央政府分享权力视为地位合法化的必然手段。对阿富汗而言，塔利班垮台后的权力真空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各族诸侯武装割据，卡尔扎伊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仍“难以走出喀布尔”<sup>④</sup>。

阿富汗不是一个强国，长期战争除了已造成遍及全国的人口毁灭和物质破坏之外，对阿富汗脆弱的种族—语言—宗教平衡及根本的社会文化框架造成的蚀变也许最为严重。如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结果是社会势力抬头，国家势力则衰弱到崩溃的边缘。然而，阿富汗社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而是在严峻的高强度战争和国家毁灭中被转变、改造过的，甚至是步入邪途的社会。

2. 中亚五国的问题。首先，中亚国家与美国的目標差异。出于平衡外交、资源出口多元化和吸引更多外资的需要，中亚国家希望和美国成为平等的“战略伙伴”，得到全面、互利的支持；但是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中，中亚仅是美国用以谋取地区乃至全球博弈主导权的棋子。美国在中亚行动的目的更多地是针对丰富的能源和潜在的对手，里海、俄罗斯、中国等才是美国的最终目标。<sup>④</sup> 应当说，中亚国家对美国主导地区事务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对此，目前的中亚各国当局对美国政治、经济影响的进入也有顾虑。他们在权衡政治与经济利益得失时，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美国身上，也希望欧盟、俄罗斯及伊斯兰国家等其他势力加大对中亚的投入力度，以期在大国力量的平衡中谋取最大利益。

其次，中亚国家难以与阿富汗和南亚国家整合。毫无疑问，对中亚国家的主要外部威胁是源自阿富汗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阿富汗与其相邻的3个中亚国家的民族构成为阿富汗战乱向北蔓延提供了社会条件，而且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和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战乱造成的难民对相邻的中亚地区都有冲击。虽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清除了一些极端组织的据点，削弱了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但没有也不可能根除该地区的各种矛盾，中亚地区的极端势力有可能因阿富汗反叛势力、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而再次爆发。现在中亚国家堵截、防范来自阿富汗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唯恐不及，想让它们把重心南移，特别是把资源出口路线转移到经过动乱不堪的阿富汗的南亚地区，这一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

不仅中亚国家南下的策略不可行，而且把中亚与南亚整合起来也缺乏现实性：中亚五国过去属于苏联版图，加上阿富汗连年战乱，使中亚与南亚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中亚在历史、宗教和文化上有独特性，与南亚有较大差异，彼此缺乏基本的认同感和密切合作的经验。哈萨克斯坦外长托卡耶夫就说过，他不赞成所谓“大中亚计划”。他认为，同美国制定的许多其他计划一样，该计划在诸多方面不切实际，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中亚地区的一部分。

最后，“大中亚计划”并不完全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作为原苏联的一部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在民族、文化、经济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经贸关系为例，中亚国家在资源进出口方面仰赖于俄罗斯。而且中亚国家普遍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投资能力是南亚国家无法比拟的，在地缘方面更是优于美国。上海合作组织已建立起来的政治、军事、安全合作机制为区域

<sup>1</sup> 参见孙壮志著：前引书，第144页。

<sup>④</sup> 潘志平编：《中亚政局走势微妙》，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sup>④</sup> 参见孙壮志著：前引书，第188页。

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安全保障，而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丰富的能源储量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各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又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sup>1</sup> 例如哈萨克斯坦，该国 2005 年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达 95.18 亿美元；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 36.7 亿美元；而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只有 18.7 亿美元。要让中亚国家撇开上海合作组织，疏远乃至舍弃中、俄两国，投向美国，或者另起炉灶，去同南亚国家进行密切合作，那是很难的。<sup>④</sup>

## （二）中国与俄罗斯的反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无法替代

1. 俄、中两国的反对。 由于俄罗斯在中亚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利益的广泛存在，它不会甘心任由美国以“构建大中亚”为名把俄罗斯完全挤出中亚的作法。而普京宣布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国家是俄罗斯外交的“绝对优先方向”，更是成为美国战略实施中的最大障碍。另外，对俄罗斯来说，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平衡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维持中亚稳定的周边环境，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用普京的话来说，“上海合作组织在 2001 年建立后迅速赢得了声望，并成为有一个有影响的地区性组织。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因素是欧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这是当前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的现实”<sup>④</sup>。

中国与中亚地区相邻，边界漫长、民族跨境同源，这先天地决定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了维持西部安全与稳定，中国在中亚地区也有巨大的安全利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能源和市场需求，则决定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必将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依托，跨境同源民族作纽带，利用地缘相近的优势，争取实现在中亚地区的最大利益诉求。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在中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中，上海合作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而论，上海合作组织对俄罗斯来说，只是其发展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中亚的影响和控制的一种补充手段，对中亚国家来说，也只是其借以维护地区稳定的国际机制中的一种可用选项，却是中国参与主导的在中亚唯一可以依靠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中国推进与中亚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的主要战略支柱。<sup>1/4</sup>

如上所述，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都有巨大而难以割舍的利益，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俄两国，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实现在中亚利益的重要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企图以“大中亚计划”为手段，排挤中、俄，分化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受到中、俄的强烈反对。而缺乏中、俄的有效参与和合作，想要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2. 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无法替代。 自“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至今，它逐渐演变成为推动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增强不同文明对话的多边合作机制，并取得了长足进展。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和处理相互关系问题的行为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积极倡导并实践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以开放的态度开展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sup>1/2</sup> 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和健全的组织机构与合作机制，而且建立了以元首、总理、外长会议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和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两个常设执行机构，使组织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运行体系；出台了多个重要合作文件，举行了 3 次联合反恐演习，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本地区的安全稳定；签署了由 127 个项目组成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措施计划，启动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双

<sup>1</sup> 参见商务部欧洲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课题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5 页。

<sup>④</sup> 参见王正泉：前引文。

<sup>④</sup> 冯玉军：《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1 期，第 12 页。

<sup>1/4</sup> 参见程毅：《大国角逐与中亚战略走势——综合历史与地缘战略的视角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61 页。

<sup>1/2</sup> 参见何希泉、许涛等：《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6 期，第 38 页。

边和多边合作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进程。<sup>1</sup>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符合各成员国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顺应当今世界人类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图分化上海合作组织，拉中亚国家另起炉灶是不现实的。缺乏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与合作，美国的“大中亚计划”将难以实施。

### （三）其他成员国和周边国家难以协调与合作

1. 印度与巴基斯坦难以协调。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争夺针锋相对。在阿富汗问题上，印度寻求根除巴基斯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阿富汗的特殊影响，突出自身在将来阿富汗政局中的地位；巴基斯坦则要借美国主要反恐盟友的身份保持在阿富汗的特殊关系，避免丧失这一防范印度威胁的战略之地。两个南亚盟友对峙只能是让美国处于两难境地：既要保证印、巴配合美国的“大中亚计划”，又要避免印、巴冲突。而且印、巴两国都希望美国站在它们各自一边，反对另一方。美国想通过“大中亚计划”整合南亚和中亚，但是在无法协调南亚的两大主角印、巴关系的前提下，试图超然于成员国间的矛盾而谋取地区主导权，是非常困难的。

2. 土耳其能力有限。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和大部分中亚国家同宗同源，美国因此希望土耳其起到“橱窗作用”，利用既是穆斯林国家又是北约成员的“双重身份”，在中亚国家与西方世界之间充当“中间人”，协助美国在中亚推行自由民主及市场经济，充当美国在中亚的新政策执行者。但应该看到土耳其沟通中亚国家能力的有限性：首先，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所能打的民族和语言牌的功效非常弱小，土耳其在中亚推行的以突厥语为基础的泛突厥主义的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土耳其自身能力的限制：土耳其远离大中亚地区，地理距离削弱了它的亲和力；在政治军事上，它实际上没有全面参与大中亚地区事务的能力，更付不起冒犯俄罗斯的代价。再次，土耳其的经济实力有限：它缺乏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对大中亚地区的吸引力，也不可能为大中亚地区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美国还应看到，土耳其参与“大中亚计划”并不是它的对外政策重心之所在，它只是希望提高自身在西方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实现加入欧盟的理想。

3. 伊朗心有不甘。在中东地区，伊朗的扩展受到几乎所有阿拉伯成员国和美国的挑战。所以，伊朗将大中亚视为关涉伊朗周边安全稳定、经济和能源发展的重点地区，列为对外政策重点。由于与中亚的自然联系，伊朗可以通过执行某种政策对中亚和阿富汗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如果大中亚国家采取敌视伊朗的政策，那么，伊朗对中亚国家的反对派给予慷慨支持显然是一种很可行的方法。<sup>④</sup>如此看来，美国通过“大中亚计划”间接孤立、包围、遏制伊朗的战略必然受到伊朗的强烈反对。

## 结 语

虽然美国野心勃勃地推行“大中亚计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仅阿富汗难以成为大中亚的中心，中亚国家对该计划热心不足，排挤俄罗斯、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做法必定受到反对，而且南亚、西亚的成员也难以协调。不过，我们也不可断言它必定会失败，“大中亚计划”在全局性、开放性，对经贸问题的重视，整合地缘板块的广阔视野等方面，值得我们进行充分的研究。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sup>1</sup>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6月16日。

<sup>④</sup> 参见[美国]胡曼·佩马尼著；王振西等译：《虎视中亚》，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 On the Func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 1 of 2)

*Liu Yueqin*

pp. 5– 11

The religion has other social functions besides its original meaning. Islamic culture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Islamic politics, which has different contents and belongs to different conceptions. The content of Islamic culture is wider than the content of Islamic politics, and Islamic politics is only one part of Islamic culture. The presented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function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 based on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ligio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consultation, the relations within religion, law,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function of Islam originated in its identity, and emerged from the womb of the history of Islam, wit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stage of unity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stage of the unity of Khalifah power and monarchical power and the stage of divis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 A Theoretical Probe into the U. S ' s Strateg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Cold War

*Ma Lirong*

pp. 17– 23

Some popular theories lik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Huntington Samuel), “The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Power” (Joseph S. Nye), have all imposed on U. S. policy decision, implement and adju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some of their theories 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to make U. S ' s Middle East Strategy. Especially, the academic theories of Huntington Samuel and Francis Fukuyama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Bush Doctrine”, and Joseph S. Nye once suggested Bush Administration to restore “American Image” and national power in

the world. Now, U. S. is falling into difficult 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ome theories like those advocated by Huntington Samuel are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voices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academy were heard to readjust th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se theo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or judge better the trends of U. S ' s Middle East policy. It is also useful to rethink the corrosive influence of American ' s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cademic fields on “The Subject of thinking”, so that to support the scientific study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world”.

## Assessment on Afghanistan and U. S ' s “Pan Central Asia Planning”

*Li Jie & Yang Shu*

pp. 24– 30

The goal of U. S ' s “Pan Central Asia Planning” is to form a new regional combination ranking from central Asia to south Asia which is dominated by U. S., including Afghanistan, India, Pakistan and Turkey, through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security, democracy, economy, transposition and energy, in order to weaken influences

coming from China and Russia and gain the regional superpower. It will face with great difficulty in carrying out such a strategy owing to the limited capability of Afghanistan, and the limit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in India, Pakistan and Turkey. The implement of the combination may also be weakened by the attitudes from China and Russia.